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第七節

眾英雄將傢伙包好，仍回茶館。五位英雄來到茶飯鋪，金頭虎喊道：「茶鋪掌櫃的你看看，我們是朋友不是朋友？一同回來啦。」伺候座的說道：「四位來啦，您把馬拉去我們都不管。」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賈明等人，五位坐在一張桌子上，三爺叫道：「伙計，你給我們五個人炒點得吃的菜，燙上幾盞酒來，我們還沒有用飯呢。」伙計說道：「三爺，我們這買賣乾不成了。實不相瞞，我們的買賣乃是小本經營，每日見利，東伙一分，拿回家去養家。今天這馬快班頭，一拿採花賊，賊打官人，官人打賊，把家俱壺碗給毀掉了一多半，茶座也沒給錢，全都嚇跑啦，明天我們就開不了張了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摔了的碗，砸壞了的桌子，連買碗帶修理桌子，一共得多少錢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三爺，大約總得百十餘弔，我們這買賣，一個月也賺不出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伙計可不要緊，損失多少東西，完全由我們給你包賠。」伙計聞聽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口中叫道：「三爺，您那可修了好啦！我們是三家的買賣，灶上與先生，還有一分。三一三十一，三家都是數口之家，就仗著這個買賣吃飯，您可積了大德啦。」三爺說道：「這倒不算什麼積德，百八十吊錢，好在我們能辦的到。沒有別的，我們還得吃飯，你給我們配幾樣得吃的菜吧。」伙計連連答應，灶上又重整刀勺，給五位做了幾樣菜。傻小子吃著直誇獎菜蔬做的味美。楊香五說道：「敢情好吃，吃完了得給人家一百多弔。」楊香五說著話，用眼直看三太，指著金頭虎的兜囊。傻小子將母狗眼一翻，遂說道：「那可不行。我向來錢就是命，命倒不算什麼。茶飯錢誰也不認識誰，要吃我一個人，我可不乾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何時短少你花的錢呢？花零錢三哥沒叫短少過。再者，採花賊姦淫殺命，開箱子就拿錢，賢弟你將他嚇跑啦，那三十多兩銀子，理應周濟窮人，無義之財，作為有義之用。倘若咱們帶著花了，那豈不是採花賊之第二麼？賢弟你只管將錢拿出來，算三哥我暫借，你幾時用錢，再跟三哥要，決不能短了你零錢花。」金頭虎雖然心裡不願意，無奈黃三太的面子重，平日又常花人家的零錢，沒有法子，咬著牙說道：「三哥，我可看你的面子上，若是楊香五，一文錢都不行。」強打精神將銀子拿出來放在桌子上。三爺大眾說著話，酒飯也用完了，遂將伙計叫過來說道：「你方才說損壞的東西，總得百十餘弔，現在這有三十餘兩銀子，你們拿去作個富裕本吧。」伙計將銀子接過，對著五位英雄，全都千恩萬謝。外面的馬，伙計早給喂好了，四位將馬備好，這才奔鏢局子。但是五位四匹馬，傻小子沒有馬，他哪能乾呢？黃三太說道：「四匹馬五個人換班乘騎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可不行，我得騎楊香五那匹馬，我不換班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那是為什麼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吃的是我的飯，若不然你將酒飯給我吐出來。我騎你的馬，我還不承你的情。三十多兩銀子叫你給找了婆家，吃飯的時候，你用手指我的兜囊，叫三哥向我借銀子。」楊香五知道金頭虎不好惹，離鏢局子，只有幾十里路，怎麼著還不能對付嗎。金頭虎又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一定得叫你走。我好不容易發個小財，你叫我鬧個貓咬尿泡虛歡喜，竹籃打水落了一場空。我給你來一個別人凍死不下驢，我是餓死不下馬。」三爺說道：「賈賢弟騎黑馬，五兄弟騎黃馬，我先走幾步。」弟兄們這才起身趕路。黃三爺走了有十餘里之遙，張茂龍說道：「我走幾步，三哥騎我的馬吧。」黃三太遂又騎張茂龍的馬。如此四位換班騎馬，金頭虎真不下馬，一氣走到鏢局子，天到掌燈之後，趟子手接過馬去不提。五位英雄進了鏢局子，勝爺一看，三太回來了，遂問北京之事如何辦理，三太就將北京之事，如此如彼，學說了一遍。

勝爺聞聽，心中歡喜，說道：「秦尤由北京越獄逃走，不與南京相干。將來此子棄暗投明，娶妻生子，接續你秦八叔之香煙，你秦八爺有人捧養，真是一件喜事。」黃三太並將在灤水縣茶飯鋪遇見採花賊，鄉老辱罵採花賊，班頭被打，墳山後拿賊，黃三太被賊所困，金頭虎嚇走賊人說了一遍。勝爺問道：「那賊人姓什名誰，可曾知曉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那賊人採花殺命完畢，留下六句詩，在鬆林墳山後並報出姓名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淫賊留下什麼詩句？姓什名誰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在酒館之內，鄉老們曾背讀詩句，徒兒將詩句也記下了，賊人那詩乃是：『背插單刀走天涯，山村古廟是吾家。白晝遇見多嬌女，一到夜晚去會他。雲雨不允刀殺死，臨行留得如意花。』在墳山後，賊人自報姓名住址，家住灤水縣城東北，離城二十餘里，姓方名子華，別號燈前無影白如意。」黃三太話畢，勝爺問道：「諸位老少親友，可知道這個淫賊是那一門的人？上三門，下五門，中七門，外六門，如有知道的，告訴我，我去找他傳授的師傅。」眾鏢頭聞聽，全都搖頭擺手。勝爺一回頭叫道：「道兄，弼昆賢弟，你二位雲遊天下，募化四方，無所不知，此人是那一門之徒？」聾啞仙師低頭不語。列位，在座的是勝爺居中，僧道居左右，勝爺背後是李四爺李剛的座位。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，口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用右袍袖擋著左手，往背後指李剛李四爺。勝爺一看，心中明白，一回頭叫道：「四弟，這樣萬惡滔天的徒弟，為何知而不言，隱瞞大眾呢？」李四爺聞聽此言，顏色更變，心中暗說道：「紅蓮羅漢弼昆，念窮佛伸出四個手指頭，紮我幹什麼？」李四爺沒有法子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不要著急，這是我的徒弟。」勝三爺捋鬚冷笑：「哈哈，李四你的徒弟比邱三的徒弟露臉啊。高雙青才宰一個寡婦、一個姑娘，你徒弟宰了五個，拒捕毆差，真露臉。若有外人談論到這兒，未曾尋徒先找師，是你傳的他武藝不是？你去將你徒弟拿住，交與縣署公廳。你若護庇不拿他，愚兄亮魚鱗紫金刀！」四爺說道：「三哥，要殺害小弟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我弟兄歃血為盟，我豈能殺害吾弟？我不過與你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」勝爺又叫道：「四弟，天氣已晚，明天一早；你到方家村去拿方子華，拿住送到縣署公廳。如若念師生之情，縱放淫賊，我跟你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」

李四爺回到安歇的下房，翻來覆去，思索收這麼個徒弟，招惹些是非。原本李四爺是很咬牙的人，話不吃虧。翻來覆去，一夜未得睡覺，天光一亮，帶著六個徒弟，見著勝爺遂說道：「我這就起身奔方家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行，派楊香五、歐陽德二人跟隨，我才放心。我在鏢局子聽信。」等到太陽落了，他們還未回來，皆因來回百十來裡地。李四爺帶領眾人由方家村回來，勝爺問道：「四弟怎樣？」李四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到方家村一拜望，大先生方子榮迎接出來，把吾們請在待客廳款待酒飯。我問他兄弟如何不見，子榮說道：『我兄弟出去半月有餘，未曾回歸，我派家人去找，蹤跡杳然。』」小弟問道：「大先生你沒有個耳聞嗎？縣城裡關廂，十夜之內，刀殺五命，非女子即婦人，臨行拿婦人的血跡，在粉牆上寫六句詩，或枕頭，或幔帳上印著如意花一朵。五家苦主到縣署喊冤，五家苦主俱是如此。尚且在茶鋪酒館拒捕毆差，自稱五條命案。跟我徒姪三太等，尚且動手較量，自說家鄉住處姓名，你如若不獻不行。」大先生說道：『李老師傅，我是唸書之人，不敢撒謊，如其不信，老師傅您只管搜尋。雖然我是深宅大院，也不是三街六市，您只管搜找，我學生實不敢撒謊。』小弟我看此景況，小冤家方子華實沒在家。兄長如不信，您問您的徒弟楊香五、歐陽德他們二人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老師，看此景況，方子華實沒在家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勝老伯父，大先生文質彬彬，直賭誓。大概採花賊方子華實沒在家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四弟，我也別擠兌你，我拿不住採花賊，十三省總鏢局子閉門，我不乾啦。有勝英三寸氣在，我不能叫黎民百姓受這不白之冤。」聾啞仙師諸葛道爺見他哥兒倆變了目，遂說道：「勝施主，諒他一個採花賊，還拿他不住嗎？何必著急呢。吩咐他們擺晚飯喝酒吧。」遂搬開桌案，擺酒用飯。惟有金頭虎賈明，跟黃三太坐一個桌凳，每天傻小子搶吃搶喝，今天則不然，喝了兩杯酒，說道：「黃三哥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」遂把三太大驚一拉：「咱們哥兒倆外邊說句話。」三太心中思想：我也不跟你玩笑，他往外叫我有什麼事呀？隨著傻小子來到西跨院。這個跨院白天都沒人去，二人來到院內，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恨採花賊不恨？」三爺說道：「亂臣賊子十大惡，人人可恨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李四大爺咬牙傻嘴，他必然是疼徒弟呀。大先生子榮，他必然疼兄弟，就是他兄弟在家，他也不獻。深宅大院，怎藏不了一個人哪？如把他兄弟獻出來，拿住送到縣衙門，蛤蟆的兒子得副。咱們哥兒倆直奔方宅，要得心腹事，但聽背後言。」三爺說道：「你說的對，咱們不認得方家村哪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白天楊香五與歐陽德在方宅吃的飯，讓他們哥兒倆跟著咱們同去。」金頭虎說罷，又來到客廳，此時楊香五與歐陽德正吃飯呢，金頭虎把二位衣裳一拉，一努嘴。蠻子說道：「臭豆腐看著我有錯嗎？」楊香五道：「這小子吃好好的飯，犯什麼毛病啦？」二位跟著金頭虎出了客廳，夠奔廁所的西跨院。賈明說道：「二位，咱們別玩笑，

說正經的，你們恨採花賊不恨？」歐陽德與香五說道：「刀殺五命，拒捕毆差，恨他入骨髓。」賈明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引路，我同黃三哥拿他去好不好？」楊五爺說道：「很好。他有地躺刀，咱們拿不了他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有主意啦，豁著我這身衣裳。他不是會地躺刀嗎？他就前後的亂滾，我就抱住他，往地下就按，你們拿繩子一捆，還不行嗎？」楊香五直樂，說道：「好好好。」

四位拿著兵刃暗器，悄悄溜出鏢局子。鏢局子外一片大鬆林，四位在鬆林之中紮紮停妥，兵刃暗器全都帶好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俠肝義膽，為拿採花賊，由鏢局子到方家村，六十餘里地，咱們弟兄四位得走快點，晚了人家都睡了覺啦，可就探不出事情來啦。」四位一伏腰，金頭虎是兩條羅圈腿，又是個大肚子，走得非常的慢，比這三位腿慢得多，跑得熱汗直流，好容易跑到方家村西，累得喘不上氣來啦。楊香五說道：「到啦，天才二更，尚且早呢，咱們再往北跑十幾里地，再回來好不好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別損啦，我都喘不上來氣啦，上前走不了啦。」三爺說道：「咱們別開玩笑啦，咱們休息休息，再進莊吧。」楊香五頭前帶路，四位英雄到方宅大門外，楊香五遂拿手一指，四位英雄擰身形上房，便躡房越脊來到三道院。一看北上房五間，高垂細竹簾，觀看明間西暗間，各有燈光。黃三太、楊香五在西暗間前坡，腳尖繃著瓦壘，身子一趁勢，使了個珍珠倒掛勢。窗戶上麵糊的是紗。歐陽德在後坡瓦簷上，一滾腳尖，繃著瓦壘，腦袋朝下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前坡兩個，後坡一個。我掛不住，肚子礙事，我也犯不上，我們家裡沒有飯倒弔有。」金頭虎躍下後坡，大紗繡子上邊糊紗，下邊糊細紙，窗戶台上一尺多寬的紅漆踏板，金頭虎爬在踏板之上，把窗戶紙舐了一個窗戶眼。要按行俠作義的，原是打一個月牙空，金頭虎舐了碗大的一個窟窿，那屋裡要是有武學功夫的，還有不見嗎？往裡邊一看，頂箱豎櫃，珠翠圍繞。

靠南窗戶一張牀，牀上躺臥一個小孩，大約有五六歲，乃是個小姑娘，耳垂赤金圈，蓋著紅綾子被單，是睡著了的樣子。西邊茶几，兩邊有凳子，上面對坐著男女二人吃茶。這男子楊香五、歐陽德認識，原來是大先生子榮。風流才子，手拿團扇，髮際黑真真挽了一個發纂，足登厚底夫子履鞋，愁眉不展，唉聲歎氣。下手有一人，年有三十來歲，穩重端莊，頭緊腳緊。

大先生叫道：「娘子，他二叔惹下塌天大禍，今天亂了一天啦。李老鏢頭瞪眼睛跟我要兄弟，我說我兄弟實沒在家，學生不敢撒謊，如其老師不信，學生我只得對天盟誓。方把李老鏢頭哀求走後，縣衙門馬快班頭又來了，我說我兄弟未在家。馬快說道：『不行，您得跟我們到縣衙門。刀殺五命，把我們班頭也給打啦。』多蒙本村紳士、地方保正等大眾言說，都說大先生跟二先生分居多年，決無縱弟行兇之理。大眾連環保，大概了事人還給了幾兩銀子，當差的回衙署去了。我料著他二叔白天也不敢回家，假若回家，必定是晚晌來。娘子實頗有些才幹，你給我劃一計策才好。」聽婦人說道：「相公，為婦人之家，不能離間手足之情。妻妾兒女，如牆上之泥皮，揭一層還有一層；兄弟如手足。事到如今，惟有你別痛那銀錢啦。他二叔黑夜要回來，給他備上一匹快馬，行囊之中，多裝金銀，奇珍異寶，起早讓他逃奔在外，出去三千里二千里，讓他二叔隱姓埋名，在外面待個三二年，此地知縣必去。及至換了別的知縣來，此案可清啦，他二叔出去三年，他才二十二歲。回到家來，那財主家的姑娘，給他挑選品貌俊俏的，給他娶一妻，再與他買上二妾，將他絆住，就省得外面殺人採花去了。」夫妻正在商議救淫賊之際，黃三太在前坡正在珍珠倒掛之時，就覺著有人提他鞋沿，黃三太珍珠倒捲簾往房上一看，乃是楊香五，遂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前道院一道白線，大概淫賊回來啦。」

二位英雄避在瓦壘之中，只見這道白線由二道院進三道院。

惡淫賊見屋中點著燈，一看他哥嫂正在那兒談話，那惡淫賊心眼多，狗肺狼心，竊聽他哥嫂講說些什麼，他就慢慢來到窗前。

也是大先生家門不幸，就聽大先生說道：「娘子，那李老鏢頭再要找來呢？倘若那官人前來要他二叔呢？」李氏娘子說道：「那不是現成的話嗎。」惡淫賊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原來他二人正談論我哪。好好好，我倒要聽上一聽。」復又聽李氏娘子說道：「那李老達官要來了，就說我們那下賤兄弟半個多月未曾回家，或是早晚回到家來，我們兄弟好酒貪杯，我拿酒把他灌醉了，叫家人把他捆綁，叫地方保甲。我家裡有車，我親自押著車輛，把那下賤兄弟送到縣署。父母去世，長兄也能送逆。我們詩書門第，禮樂之家，不要這下賤兄弟，這就是長兄送逆。」惡淫賊一聽，心中想道：「好狠的婦人。我再聽聽我哥哥怎麼回答。」就聽大先生說道：「娘子高才，咱們就這樣辦理。」

惡淫賊聽罷，一咬牙說道：「我看你怎樣下科場？你還作文章來呢？淨聽婦人之言，不顧手足之情。」淫賊復又一想，啊呀，我兄長素日最疼我之甚，因何改變心腸？啊，是了，大概為的是圖霸家產哪。把我送至縣裡，百萬之富，都是他一個人的啦。是貪妻戀子，不顧手足之情，你不仁，我不義，我給你家產盡絕。我先到後面西書房小院，把你十三歲的少爺，我先給你殺了，然後再把狠毒的嫂嫂殺了。心中自己思想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把五六歲的姪女，我也殺了。復又思想，殺一人也是殺，殺二人也是殺，要不然，那丫環僕婦人工等，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。再備快馬一匹，行囊之中多多的帶著金銀，臨行之時，點火一燒，咱哥倆什麼也不必留。此話未出唇外，轉身形往西去，往北一拐彎，出月亮門，往西跨院角門。楊香五對黃三太說道：「他幹什麼去啦？他大概是解手去吧？誰跟著他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跟著他。」容賊人進了西跨院，三爺從後坡下去，奔東跨院的東房後坡前擰身上房。此時賊人已進西跨院，一看十三歲的少爺正在那兒練刀呢。惡淫賊還喜愛他，這個姪子是他自己傳授的刀。大戶人家少爺過十歲，不能跟父母同室安眠，少爺十三歲，很聰明伶俐。書房之中，有書童家人伺候，少爺皆因天氣炎熱，睡覺睡不著，遂紮綁利便，在院中練刀。少爺正練得高興之際，忽聽有人叫道：「茂兒你練刀嗎？」茂兒猛然問一怔，遂說道：「叔叔您回來啦。白天有好些個人找您來啦，我問我娘什麼事，我娘說道：『小孩子家少要說話。』」惡淫賊說道：「那都是我的朋友。孩兒呀，你這個刀全練錯啦。」

茂兒說道：「您不是半個多月沒有回來嗎，我忘了兩招。」方子華說道：「你拿刀來，我教給你。」茂兒把刀雙手遞與他二叔父。此刀是錚光明亮，此刀未曾開口，尖不尖，刃不薄。所因何故呢？少爺嬌愛，怕刺了手。惡淫賊一攔刀背，茂兒在旁看著，他二叔說道：「你看著這一手叫藏刀勢。」第二刀一晃，夠奔茂兒頭頂虛晃了一刀，第三刀夠奔哽嚥咽喉，惡狠狠的紮去。原來少爺練了半年的工夫，見刀明光錚亮來至切近，急忙一閃身，未曾紮上，可就正紮在並肩穴。少爺「哎呀」一聲，來了一個仰面朝天，翻身栽倒地下。惡淫賊趕奔過去，不管上下身，就將茂兒當當踹了三腳。少爺昏死過去，惡淫賊冷笑道：「不怨叔叔心腸狠，怨你那下賤娘親。」黃三太由後坡來到前坡，就聽賊人冷笑，心中想道：「他跟誰說話啦？」惡淫賊拿著少爺這把刀，出西角門，轉身往南去，進月亮門，就是哥嫂的三道院。惡淫賊把少爺那把刀，順著放在南牆根下，他又站在三道院的門口，在這兒假意說道：「哥哥您還沒有睡覺呢？」

大先生在屋中說道：「娘子不出你所料，他不白天回來，他真晚上回來啦。更深夜晚你就不便出去啦。」大先生把茶壺、茶碗端在外間屋來，放在八仙桌上，轉身形由打上房屋出來，說道：「子華回來啦。你怎麼半個多月沒有回來？是你在灑水縣城廂一夜之內，黑夜之間刀殺五命嗎？啊，您錯，你還在茶飯鋪拒捕毆差嗎？咱是善家，兄弟你怎麼那麼狠心哪？」惡淫賊說道：「哥哥，兩個字的文章。」大先生說道：「但不知兩個字是什麼文章呢？」那淫賊說道：「錯了就是一個錯，縣衙門人拿我所當然。最可恨這些個窮保鏢的，他們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，比官人還厲害呢。白晝問我不敢回家啦，晚上回到家來，跟兄長商議商議，我怎樣能避此禍？」大先生說道：「我跟你嫂子商議半天啦。」惡淫賊說道：「我嫂嫂疼我，真是我的賢德的嫂子呀。」弟兄二人進了上房，太師椅上下落座，大先生說道：「子華，那壺裡還有多半壺茶啦，你喝茶吧。」大先生又說道：「把婆子媽媽叫起來，到廚房把廚師傅叫醒了，給你作飯。」惡淫賊說道：「我也不渴，我也不餓。哥哥您是文章手兒，您想想怎麼救我？」大先生子榮說道：「我與你嫂嫂已經商議多時啦，叫你挑選一匹快馬，給你打點行囊，多裝金銀，值個五千兩六千兩的，你趕早逃走。出去三千里四千里，隱姓埋名，避難三年二載，苦主一上控，這個縣官必定得走，另換了縣令，你這個官司可就減輕啦。你出去三年二載的再回來，及至那時兄弟你才二十一歲呀，咱們乃是詩書門第，將那大戶人家俊美的姑娘，給你再定下一門親，要你親自去相看，定要品貌俊美的。咱弟兄二人下趨蘇杭州，多帶幾千兩紋銀，你親自挑選，給你買兩房愛妾，在家中絆住賢弟你，兄弟你納享清福，

那時節兄弟你可就千萬不可出去殺害人命啦。」惡賊子華一聽，忽然大怒，說道：「兄長，一匹快馬，幾千兩價值的細軟，豈不可惜的嗎？我又好貪懷中之物，您把我灌醉了，你又是本村的紳董，地方保甲是你手下的人，把我捆綁，咱家又有大車小輛，把我送到縣署公廳，我有五條命案，兄送弟逆問成死罪，百萬之富讓您獨霸家產。但有一件，父母生下你我弟兄二人，你我是二一添作五。你疼妻愛子，不顧手足之情，簡直我跟你說道，咱兩個人的家產，誰也不必留。我把你十三歲兒子方茂兒早殺啦，我再殺你妻女，再殺害男女下人等，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放火把宅院一燒，我遠走高飛，咱二人落一個家產盡絕！」惡賊大呼小叫，西暗間屋中李氏娘子將話聽了個真而且真。雖然是賢德的婦人，對於這種狠心賊，知道他說得出來就辦得到，李氏娘子一著急，啟扉櫥而出，遂說道：「我把你這狠心的強盜，我們大人不對，孩子怎麼得罪於你？你哥哥三十餘歲，就有這麼一個男孩。你爽快把我也殺了吧。」

惡賊一冷笑，說道：「你還打算活呀？我這就是殺你來的。」賊人由背後伸手抽刀，大先生子榮一看，殺了愛子，又要殺嬌妻，不由得一陣滾油烹心，站在叔嫂當中，說道：「子華，你先別殺你嫂嫂，你先把哥哥給殺了吧。」惡賊一伸左手，將大先生髮際攔住。大先生乃文明秀才，惡淫賊將大先生往懷裡一帶，刀橫在大先生頸上。惡賊橫刀思索：自己從三四歲的時候，沒有爹娘，是我哥哥將我養大成人，疼愛我如掌上明珠。所以刀未曾往下落。惡賊略有一點人心，所以剛他的時候，就少剛他六刀。大先生一著急，一撞他，惡淫賊抬腿一腳，正踢在大先生的胸前，大先生仰面朝天。大先生連疼妻子，再加上踹了這一腳，也就昏死過去了。李氏娘子一看丈夫昏死過去，往前一撲惡賊，惡賊一閃身，娘子撲伏在地，隨著給娘子背後一刀，紅光崩現，八仙桌兒上壺盤茶碗俱都掉在地下。壺碗一摔，茶盤一響，將西暗間屋中睡覺的小姑娘驚醒，惡賊遂提刀進西暗間，西暗間屋中的小姑娘年五六歲，很聰明伶俐，見他叔叔提刀進來，小姑娘遂說道：「叔父您拿著刀幹什麼？我害怕。」

惡賊說道：「我把你哥哥一刀殺死啦，我把你天倫一腳踢死啦，又把你娘一刀給劈啦，留你這小冤家何用？趁你萌芽出土，我給你連根帶葉掃平。」此時小姑娘叫叔叫得震心，淫賊不理，縱身形上了牀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小姑娘可就躲在牀的西南角上去啦。賊人把刀交與左手，將要伸手，就聽撲的一聲，鮮血淋漓。原來是他要抓姑娘小辮，忽由外面打進一隻鏢，正打在惡賊的胳膊上。此鏢乃是穿皮鏢，就聽窗外有人吶喊：「好狠心的惡淫賊！殺嫂滅姪欺兄，又要殺死姪女，氣死我也！三太黃爺我非要與你拚命不可！」又有人口內喊說道：「呸，好惡狠的淫賊！小毛遂楊香五跟你拚命！」又有人吶喊：「唔呀，龍眼王八羔子！臭豆腐，我跟你拚命！」又聽有人說道：「小子，我要胡罵你啦！」三太黃爺說道：「別罵街。他一門良善，就他那麼一個萬惡之人。」

原來，方子華由後面來到前面，進到他哥嫂的屋中，他哥嫂讓他飲茶，子華與他哥哥商議脫逃避難那個時候，黃三太、楊香五等可就在窗戶根聽著啦。及至他與他兄嫂翻臉，殺嫂陽兄，黃三太等可未曾知道。子華復又進到西暗間，要殺他的五六歲的姪女，就聽姑娘說道：「我害怕。」子華說道：「已經踢死你天倫，殺死你娘親。」就在這個時候，三太等可就聽見啦，遂舐破了窗戶，往裡面觀看，正見賊人上牀要殺他姪女。

三太等可就急啦，遂抖手一鏢，正打在賊人的胳膊上，所以就聽撲的一聲，鮮血流出。惡賊當的一腳，將窗戶踢開，縱身形，由窗戶出來。黃三太氣得鋼牙亂錯，跳起來，照定賊人就是一刀，惡賊閃身用刀一架。楊五爺由軟肋梢紮去，賊人一閃身，躲過楊五爺這一刀。此時歐陽德腦後摘巾，脖子後給他一刀。

賊人一低頭，一閃身，金頭虎迎面就是一杵，說道：「杵到啦，小子！」賊人獨鬥四位英雄，而且胳膊上有鏢傷，惡賊說道：「小兒三太，你是單打獨鬥哇，還是群毆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三哥不能作主。我們跟好人可以單打獨鬥，跟你這萬惡淫賊，我們有多少人得拿你。」淫賊一人難敵四位，遂虛晃一刀，方子華巧打臥雲勢，又用地躺刀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。金頭虎傻小子一樂，說道：「又用滾地雷的兒子。黃三哥、楊香五你們閃開，待我一人拿他。」遂把一字鑲鐵杵插在背後，自己往賊身上一撲，賊人往旁邊一滾，傻英雄賈明一撲，撲了一個空。賈爺一滾身，站起身軀，方子華滾到左邊，賈爺一斜身，又往賊人身上一撲，惡淫賊又滾在賈爺後邊。賈爺轉身又一撲，惡淫賊又滾在右邊。傻英雄喊叫，說道：「小子，我爬到你身上，你不會拿刀紮我嗎？」惡淫賊方子華說道：「那焉能夠呢？」

傻英雄是羅圈腿，又哈吧著，賊人一刀紮在賈爺的臀股之上，復又一刀紮在腿腕之上。賊人又一刀崩在迎面骨上，賈爺覺著筋骨疼，賈爺要不是幼學的童子功，不死也得帶點重傷。賈明大聲喊叫：「破著我這一條褲，與你滾上沒有散！」賈爺復又高聲吶喊，道：「要報無報終無報，他將無私確有私。採花淫賊刀殺五命，拒捕毆差，欺兄殺嫂，用刀紮死親姪子，他要摔死五六歲的小姪女，這樣萬惡淫賊打勝仗，我們弟兄打抱不平，反倒挨湊！」金頭虎賈明喊道：「我要罵老天爺啦！」黃三太在旁邊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你罵老天爺作什麼？」正在此時，忽聽東廂房上嘎嚙一響，響的聲音是用腳踩碎陰陽瓦的聲音。就聽東廂房上有人咳嗽一聲，喊叫說道：「三太、賈明、楊香五、歐陽德，無用的冤家！你們四人在本宅，為何讓淫賊欺兄殺嫂，紮死親生姪子？還要摔死五六歲的姪女，氣死老夫勝英！」

惡淫賊聞聽，想道：「前次在茂林叢中，我用地躺刀要紮死小兒黃三太，有人報名姓，勝英來也，嚇得我奔命脫逃，到後來聽說是金頭虎假冒勝英。今天在我自己家中，何故勝英又至？大概許又有人假冒，我可不怕了。」賊人雖然心中方才忖量，抬頭觀看，借著皓月當空，一看此人藏在東廂房之上，看得甚真。一看此人頭戴翠藍緞色鴨尾巾，背後背刀，脅下襯黃絨緞鏢囊。勝三爺跳下房來，一伸手由背後亮出魚鱗紫金刀，刀一離鞘，刀柄兒一磕真金吞口，嗚唧唧一響，藍汪汪的一片魚鱗，紫微微一片藍魚。惡淫賊刀把一點地，站起身形，抹頭就往二道院跑。金頭虎賈明一樂，叫道：「小子！我勝三大爺可真來了。」眾英雄追到二道院，採花賊直奔西廂房，上了台階，來到門口，用手一推隔扇未開，用手一摸，隔扇鎖著啦，惡淫賊往後一退步，當當兩腳，將隔扇踢開，躡在屋中去了。

勝爺思索：他怎麼往屋中跑呢？勝爺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歐陽德，把窗戶閉上。」為什麼惡淫賊的書房由外面鎖閉呢？皆因為惡淫賊五七天未曾回歸，大先生叫伺候惡淫賊的書童老人家，把二爺屋中打掃乾淨，由外面鎖好，他屋中古玩甚多，恐怕失遺，因此才把房門鎖閉。黃三太、楊香五、歐陽德閉住前後的窗戶，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咱爺倆上屋中堵他去。你看看我這身衣裳，就是他由打裡面用瓷瓶茶罐茶壺茶碗砍我，我也不怕，只要顧住我的臉。」勝爺在金頭虎賈明後面，一手打著火折，一手提著魚鱗紫金刀，爺倆個進到屋中，用火折子一照，再看賊人，蹤影皆無。三間西廂房，三間一明兩暗，往南暗間一照，也沒有人，往西暗間一照也沒有人。傻小子喊道：「這採花賊是聞太師的兒子，會五遁之術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傻小子你胡說。朗朗乾坤，豈能有攻乎異端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那麼著賊往哪裡去了呢？」勝三爺是久經大敵的老俠客，一看北暗間對著門口，懸掛一張大挑山，畫的是水墨的漁樓耕讀，上下套著一根絨繩，上邊的浮土有痕跡。原來是前後窗戶糊紗，惡淫賊半個多月沒有回家，有許多的塵垢。勝爺趕奔近前，用手一拉絨繩，這張畫就捲起來啦，一鬆絨繩，畫就落下來啦。左右有青銅環子，把這張畫一拉，拉到上邊去，把這根絨繩一係扣，掛在青銅環子上，此畫可就不往下落啦。勝爺用魚鱗紫金刀把刀往牆上一點，乃是木板的聲音。勝爺又把左邊的青銅環子一拉，右邊一拉，稍微一響，卻原來是一個荷葉門開開啦。隨手就用火折一照，原來是夾壁牆。北山牆牆內約有六尺寬，一邊二尺寬的牆皮子，當中三尺寬的道。勝三爺看著真是納悶，心中暗想：佔山為盜可以安夾壁牆，此家詩書門第禮樂之家，豈能造夾壁牆呢？原來，皆因為惡淫賊方子華，由打十七歲見了美女少婦皆起淫心，年少不敢動手，回家後對哥哥說：「咱家深宅大院，要下了大雨，出水不靈通，就築一道院作下水溝，出水可以靈通。」大先生說道：「咱家有的是瓦匠頭，有的是銀子，叫瓦匠頭商議，隨便修蓋。」「能與瓦匠商議，打我這書房內北山牆修一道夾壁牆，直通到後面花園內，裡面安設兩道門，一道石門，一道鐵門。由裡往外可以開得開，由外往裡可開不開。」勝爺打著火折在前，金頭虎在後，此次壁牆有石門一道，外面可將此門對不嚴，開石門出去往下去，可以出階腳石下得去。順著地道往北去，半里之遙，再要往北去，到上階腳石，只可躡出一個人去，恰如一個大水溝。

此時勝爺躡出去一看，金頭虎賈明伏著腰也躡出去。出去了石門，原來外邊是本宅的大麥場。爺兒倆出去，再看惡淫賊蹤跡皆無，勝爺說道：「別怨三太他等將賊沒拿住，我也沒拿住哇。」遂叫道：「明兒，咱們打房上回去吧！」爺兒倆個躡房越脊，到了方宅的三道院。進了三道院，一聽上房屋中男女哭聲可慘了。勝爺說道：「賈明你把二道院的楊香五、歐陽德、黃三太叫進來。」賈明遂把他們三個人叫進來。勝爺說道：「三太，你問他們有主事人沒有？就說我師傅神鏢將勝英來啦，我師傅把你們二當家的趕跑啦，你們不用哭啦。」忽聽簾櫳一響，老家人鬢髮皆蒼，哭得像淚人似的，手打燈籠，由屋中出來。

三太用手一指勝英，對老家人說道：「這是我師傅神鏢將勝三爺。」老家人遂跪在勝爺面前說道：「勝老恩公，爺您如若不到，此時我全家男女上下人等，俱有性命之憂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家中傷了幾條人命呢？」老義僕答道：「我家二主人，紮了我家大少爺井肩穴一刀，鮮血淋漓。我們用小藤牀搭到上房西裡間屋內，已然緩過氣來，哭得略有點聲音啦。我家主母被我家二主人背後刺了一刀，尺餘長刀傷口，鮮血直流。我家大主人也被二主人一腳踢昏，他緩過氣來啦，兩個書童已然攙著在屋中溜哪。我家二主人，又要把大主人的五六歲小姑娘紮死，多虧這一鏢，搭救了小姐性命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稍安。老義僕正跟勝爺說話，大先生子榮打屋中出來，兩個書童攙著。老義僕對大先生子榮說道：「主人公，這是勝老達官爺。」大先生往前一撲，跪在勝爺面前，說道：「勝老恩公如不到，我家男女下人長工月工，丫環婆子，他要全都殺死，他再放火燒了宅院，他才遠走高飛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咱們到上房去，我看看少爺的傷痕。」大先生子榮遂讓勝爺進了上房屋中，在明間屋分賓主落座，勝爺說道：「大先生，我勝英如今已是殘年之人，我可不能離開你手足之情。我可顧他不了哇，你破了產尚且還有性命之憂，五條人命，大清國律絕不能饒。大先生你明天自己寫張呈子，命你家人送到縣署公廳，縣衙門得派官人驗傷。」

大先生說道：「勝老恩公，前次官人來的時候，我跟他們說，我跟我兄弟分居多年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雖然是分居多年，兄弟在外邊採花殺人，哥哥也得勸管管教訓哪。良言善勸不聽，反倒殺嫂滅姪，要摔死姪女，長兄也當送逆呀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大先生您把少爺搭出來我看看。」大先生遂叫婆子媽媽老家人，把少爺搭出來，老家人與婆子媽媽遂由裡間屋，把少爺搭出來。勝爺吩咐，丫環婆子，把上身衣服撤下去，刀口仍然是鮮血直流。勝三爺一看小孩眉清目秀，五官端正，皆因血流的多啦，雪白的臉面，略有一點哭的聲音。一看大先生子榮、婆子、媽媽眼淚汪汪，勝爺不由得見景傷心，英雄淚在眼圈之中打了兩個轉：慢說是親叔啦，就是外路之人，不認識也不願給他這麼一刀。勝爺說道：「拿不住採花賊，我誓不為人也。」

勝爺遂把背後小包裏解下來，在八仙桌上打開小包裏，取出綿紙包打開，拿出金瘡藥止痛散，給少爺上在刀傷之上，刀口的血跡當時就止住了。剩了一多半藥，叫大先生把藥拿去，給丫環婆子拿去與那賢德的婦人上藥。勝爺說道：「明天大先生你可千萬寫呈子，我們要告辭走啦。」大先生子榮說道：「勝三爺，我那狠心的兄弟，要再回來怎麼樣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自自有安置，決不讓你一家擔驚受怕。」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歐陽德、賈明你們進來，跟大先生見見。香五、三太、歐陽德你們大家好好護守宅院，你們三人護守方家宅院，賈明你跟我回鏢局子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怎麼單教我回鏢局子？他們三人怎麼在這兒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人家宅院有這些煩惱事，你跟著攪合？不要多言，走。」金頭虎攙著雷公嘴說道：「跟勝三大爺走不敢玩笑，一玩笑就得挨揍。」大先生陪著勝三爺、賈明出離上房，黃三太三位在二道院，方宅男女上下人等千恩萬謝。此時門公開門，大先生把勝爺、賈明爺兒倆送出大門，勝爺說道：「大先生，我到鏢局子裡頭，把我四弟李剛換回來，讓他給您護守宅院。十年拿不住令弟，讓他給護宅院十年。李剛到您宅院，叫黃三太他們三人急速回鏢局子。」大先生子榮說道：「預備車輛送您去好不好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不必，我們走著隨便。」出離到方家村西，勝三爺氣惱之間，一伏腰，後面金頭虎賈明喊道：「三大爺呀，您累死我啦！我跟不上。」

勝爺一想，賈明他腿慢。勝爺就走慢點啦，金頭虎還得緊跟著跑，累得熱汗直流。天光一亮，勝爺進了鏢局子，此時李剛李四爺方才起來漱口。李剛說道：「勝三哥您哪裡去了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到您露臉的徒弟家去啦。你徒弟刀殺五命，採花淫賊毆差，在他家中他還殺嫂滅姪，一腳把親哥哥踢昏，還要摔死五六歲的小姪女。愚兄要趕不到方宅，他還要把男女下人刀刀斬盡，殺死了還要火燒宅院。四弟沒別的說，你可以給他護院去，一世拿不住採花賊，你給他護一世院，傷一個男女下人，你給他償命。」李四爺遂收拾兵刃暗器，要由鏢局子起身去到方宅，臨行之時說道：「眾位徒弟，可得留神啦。這是我教徒弟的那麼一點好處。」李四爺走後，太陽平西，黃三太、楊香五、歐陽德回家，勝爺道：「三太，你四叔把你們換回來的嗎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不錯。」你們告訴門房去，告訴他們上門，買賣不做啦。有我三寸氣在，不能教安分守己的良民受不白之冤。」聾啞仙師諸葛道爺站起身形道：「勝施主且慢，為一個淫賊不可誤大事。那是買賣規矩，明天你們派人到溧水縣，在城裡關廂莊村鎮店，埋伏著五十位六十位，前去捉拿淫賊。讓三太告訴眾位，淫賊的歲數長相武裝打扮。」遂說道：「三太，與眾位學說學說。」

三太遂說道：「眾位叔叔、大爺、仁兄、賢弟，採花賊今年十九歲，極其好認，細高的身材，長方臉，在鼻窪有十幾顆黑痣，愛穿白衣服，使一口竅剪勢的刀，米色鯊魚皮鞘，銀飾件，銀吞口，米色燈籠穗。會打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眾位，千萬留神認準了，極其好認啦。」鏢局子百十餘位鏢頭，連苦主的朋友，遂派出五六十人出去，三位一班，五位一班，有獨行一位的。

勝爺說道：「眾位出去拿賊，多者五日，少者三日，千萬不可日子多了。」眾位前去拿賊，勝爺在鏢局子聽信。三天回來五班，勝爺說道：「可曾見著採花賊啦？」眾人說道：「無影無形。」五天回來七班，勝爺問道：「可曾下落？」眾人說道：「無有蹤跡。」勝爺唉聲歎氣說道：「這樣淫賊，都拿他不住，氣死我也。」遂唉聲歎氣，愁眉不展。諸葛道爺從中勸解，對勝爺道：「勝施主，暑熱的天氣，你受了急怎麼辦哪？恨這放火的淫賊該當一百天破案，九十九天也拿不著他。」正在勸解勝爺之時，由鏢局子外進來一人，正是勝爺的長門大弟子、清真教的回回胡景春。勝爺對胡景春問道：「你出去這許久，可找著採花賊蹤跡了沒有？」胡景春答道：「為是給老師來送信，我尋找到蕭金山口，裡外俱是松柏樹，天氣炎熱，弟子覺著又累又乏，一看大樹上有四個大叉，我就爬到上面，靠著樹打一盹睡。聽樹下有人說話，他們說的春典，說是『並肩子，人啦湊字，老瓢把子能收留我嗎？』又有一人答話：『老瓢把子是我老師，這是半春典的說話，憑兄弟你這個歲數武學，焉能不收你呢？』黑話之中並肩子，就是哥們；人啦湊字是進山；老瓢把子是老寨主；老師是師傅。他們兩個人說的話，是半春半典。愚門人往樹下一看，有一人三十來歲，紫微微的臉面。有一人就跟我師弟黃三太所言之人彷彿，十八九歲，細條條的身材，長方臉，二鼻窪上有十數顆黑痣，此人必是採花賊方子華。這二人站起身軀，進了門口，弟子在山口外轉彎，不見兩個人出山。有心進山去找，聽見老師時常提念，閔家父子武藝超群，怕有危險，急速回鏢局子來，回稟老師，採花淫賊方子華落在蕭金台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率眾克傢伙，殺奔蕭金台，去要採花賊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且慢，採花賊投奔蕭金台，老寨主年長之人，他未必能收留他。你趕緊派人去臥底，打探打探，如果賊人留在蕭金台，咱們再想主意。」勝爺說：「淫賊若在蕭金台，還是要他去，還是拿他去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等到晚間吃晚飯的時候，擺座時咱們與在座的眾位商議商議，問一問那一位肯辛苦一趟。」酒至三杯，勝爺問道：「我的門生胡景春知道採花賊落在蕭金台啦，等到吃完了晚飯，哪位肯去臥底？」百十餘位鏢頭並無一人答言。勝爺又說道：「我不是教你們拿賊呀，我是叫你們去臥底。你們如若探出賊人落在蕭金台，回來給我送個信；如若採花賊沒在蕭金台，咱們大家再想別的主意。賊人真在蕭金台，我就有主意拿他。」仍然還是沒有人答話。勝爺又說道：「這兩天我拿不住採花賊，我有點受急，鬱悶不舒，頭昏眼發黑，我要安歇去啦，你們幾位喝酒吧。」

勝爺遂到鏢局子後院五間的北上房，進到屋中，躺在藤牀之上，翻來覆去，心中想道：我想那個被殺的苦主之家，豈不哭天怨地嗎？老英雄遂又站起身形，紮綁妥當，將兵刃暗器帶好，這才打後窗戶出去，躡房越脊，出離十三省總鏢局子，奔蕭金台而去。走了有個二十餘里地，偌大的年紀，就得歇歇緩緩氣，皆因是天氣炎熱的緣故。好在此日是六月十五日，皓月當空，老英雄見面上有汗跡，遂緊走到了山口。勝爺思索：此處必有嘍卒把守。此時在二更時分，勝爺遂由山坡而上，老英雄走的是陡壁山岩，樹木交雜，眼目觀看寨牆高聳，勝爺往上一縱身，胳膊肘一擡牆沿，由兜囊之中取出一塊問路石，往裡一邊打，就聽「叭噠」一聲，知道

里邊沒有埋伏，勝爺遂越牆而下。一看一處處一層層寨子無數，大房足有幾百間。躡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尋找聚義廳，在聚義廳東敞廳上避著身形往下觀看，燈光如白晝。復又一看東西兩廊下，飛賊約有一百五六十號，年青俊品人物有五六個。為燈光之下認不出來採花賊在場沒在場，因在他家中只看見後身，沒看見前臉。此時，聚義廳上雁排翅站立，四十八位削刀手，每人一把明亮亮橫刀。

俱都雄赳赳，氣昂昂。聚義廳裡，老寨主獨坐在金交椅上，頭戴綠紫的鴨尾巾，上橫一道藍絨，長眉朗目，額下花白鬚鬚，精神百倍，腰板不塌，黑灰頭大髻。在老寨主的桌前，對坐二人，東邊此人站起身形，虎體彪軀，約有八尺高，頭戴窟窿骨的象牙冠，身穿真金線縫的百鳥朝鳳，足下看不真切，兩道濃眉，一雙怪眼，秤砣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四個大牙出於唇外，紫微微的臉面，一臉面的疙疸，凶若瘟神，猛似太歲。在一旁龍頭鳳尾的架子上戳著一條金鼎龍頭擗，加重的分量，黃森森有八尺餘長，分量加重又加重。這條擗雖不能紮山崩，紮地地裂，但刀槍劍戟一碰上就飛。在西面坐著一位少年英雄，白生生的臉面，圓方臉，小白胖子，一對眯縫眼。勝爺一看，不問可知，此子必是在北京前門外戲園子，正面戲樓摔死五城都察院管家，自行投首到案打官司，晚上越獄，又盜獄搭救秦尤，就是此子。他父子三人皆是武藝超群。

勝爺正在觀看之間，俱是鴉雀無聲，忽然老寨主站起身軀，說道：「今天晚上請眾位寨主議事，皆因我徒弟趙仁，同了一位投山入伙的來。我問入伙的那個人：『你是哪裡人氏？』這朋友說道：他本是深水縣方家村的人氏。我又問他：『你是哪門戶的人？』這個朋友說道：他是上三門神刀將李剛的徒弟。我又問道：『你為何棄鏢行入綠林道呢？』鏢行規矩太多，綠林道隨便便。」我又問這個朋友：『你有命案沒有？』這個朋友說道：他沒有人命案。但有一件，有命案誰也不說有命案哪。近來我耳聞有人傳說，前十數日夜內縣城裡出了刀殺五命的一案，我打算明天派定三位或五位，去到該縣探問刀殺五命行兇之人姓什名誰。今天晚上我請大眾在此，咱們大家共議，皆因為在三月間，八大名山頭一座山，我盟姪林士佩收留了一個保鏢徒弟，此人也是上三門的人，逃往蓮花峪。勝英派人在蓮花峪捉拿高雙青，林士佩與勝老達官寒極生火，才引出了一段南北英雄會。勝老者刀劈二寨主邱銳，鏢打三寨主邱鈺，兩造裡彼此各傷了人命。到後來林士佩與勝老者戰百十餘個回合，被勝老者反背轉圓刀，將林士佩頭巾削去，林士佩一敗塗地棄山而遁，逃至在蓮花湖。鏢行之人放火將蓮花峪焚燒，整著了四天四夜，蓮花峪化為灰飛。現如今此人，又是神刀將李剛的徒弟，恐怕又引出是非來，所以我才與大家合議。」

話言未了，大少寨主站起身形，一聲吼叫，說道：「天倫老寨主，你老人家既佔山為王，哪路的朋友都可以收留，為何懼怕勝英呢？你老人家為何長勝英的威風，滅自己的銳氣？前次南北英雄會，老兒勝英刀劈二寨主邱銳，鏢打三寨主邱鈺，二寨主與三寨主全是孩兒的盟兄弟。勝英的徒弟黃三太，刀劈了十二連橋趙北口的謝洪亮，他也是孩兒聯盟的兄弟。林寨主帶領著眾嘍卒棄山而遁，多一半歸了蓮花湖了，少一半歸我們蕭金台這兒。勝英鏢行之中，又引火燒蓮花峪，燒了四日四夜。他不該把山寨燒得片瓦無存，孩兒聞聽此事，我就亮了金鼎龍頭擗，要奔那十三省總鏢局，將老兒勝英連保鏢的鏢頭，殺他個乾乾淨淨，我全都把他們砸成了肉泥，我再放火燒他十三省總鏢局子。那時節天倫阻攔，不讓孩兒去，現在咱們要收這個朋友，為何怕老兒勝英呢？老勝英要是不來，是他的造化；若是來到咱這蕭金台，孩兒亮傢伙，給我死去的拜兄報仇。您要打算要死勝英，孩兒用鋼刀把他砸成肉泥；老寨主你老人家要活勝英，我把他一把抓住，夾在脅下，活著把他攜來，拿到聚義廳，將老兒勝英碎屍萬段，挫骨揚灰，再拿老勝英把他用布裹起來，再蘸上油，將他點天燈，以消孩兒心頭之恨。」遂又潑口大罵，罵得耳不忍聞。勝三爺在東敞廳上聞聽大怒。正在氣惱之間，要打算縱下東敞廳，單刀會英雄，忽然間聽見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哥哥您且住口。人講禮義為先，樹講根本為源。您在咱們這兒聚義廳內潑口大罵，勝老者跟咱父子何仇之有？」

大少寨主說道：「勝老兒與咱們仇深似海。前者在蓮花湖，將咱們大師兄，打得萬朵桃花開，腦髓皆崩；將咱們二師兄打得口吐鮮血；又把我拜兄弟打得死的死，傷的傷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長兄，蓮花湖那是怨咱們兩個師兄。南北英雄會破蓮花峪，怨咱林大哥。林大哥請勝老達官去赴南北英雄會，勝老達官如若不去，南七省一腳之地不許人家來了。比如說有人請您赴會，您去不去？」大山賊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有請我赴會的，就是刀山油鍋，我是不含糊。」二少寨主德俊說道：「您不含糊，勝老達官更不含糊。南北英雄會，眾人打了對頭，人不跟人比賽輸贏，下圈三陣打鹿；鏢行三陣打了鹿不算，又叫鏢行之人三陣打豹；鏢行又兩陣將豹打死，又不算；人又跟人賭輸贏。勝老者跟大寨主動手，讓之再再，二寨主逼人甚急，勝老者難以為情，遂刀劈邱銳。鏢打三寨主邱鈺是略見微傷，這是勝老者屈己從人之處。兜底戰林大哥，勝老者已然用刀削在林大哥頭上，遂高抬貴手沒傷林大哥性命，削去頭巾，那是警告林大哥。林大哥假意認罪服輸，將八十餘位鏢頭引至逍遙亭，三更天點地雷，欲將八十餘位鏢頭一網打盡，豈不意狠心毒嗎？」

地雷被鏢行人識破，鏢行人大怒，勝爺親自追林大哥，追到了蓮花湖的地界，被勝爺追上，勝爺必跟林大哥有一場惡戰，你想追上就能饒了麼？方要動手，韓秀兄長打接應來了。韓秀與勝爺說了幾句好話，勝老者哈哈一笑，放林大哥歸蓮花湖，這總是勝老者海涵之處。哥哥您口出不遜，是何道理？您想這是什麼時候？三月間勝老者打二郎山親自探山，咱們這兒離著鏢局子幾十里地，真若是勝老者來了，您在這兒潑口大罵，勝老者若曉得你暗地裡罵人，若到明天，人家勝老者名正言順，拿帖要來拜訪，您得出去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那是自然啦。」

二少寨主又說道：「請問兄長一言，林大哥能為怎樣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林大哥是南七省綠林道壓倒一切，可稱首屈一指。」

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尚且敗於勝老者手下，我哥哥要明天與人家比試呢？人家勝老者人老刀可不老，您要殺了人家，人家不言語啦；您要敗在人家手下，人家勝老者要說，昨天你不是在聚義廳說，要活勝英是要死勝英嗎？人家勝老者要說你就是這樣能為呀，您豈不羞愧嗎？不用別的，您自己就得拿刀抹了脖子啦。再者說，那守山口的那些嘍卒，看守山口，人家勝老者不許不走山口嗎？人家就由山坡而來啦，咱們一百餘位，這不是也閒著嗎？頂好你們那一位腿快的，在聚義廳房上四圍把守巡查。如有看見有一個白鬚鬚老頭，你們可別跟他動手較量，你們可不是人家的對手。現在不是正在二更多時嗎？趕到了三更多的時候，你們再換一班。若到了四更天，人家可就走啦。若是看見有胡白鬚老頭，你們就打呼哨，你們千萬可別跟他動手。」

話言未了，西廊下閃出一家賊寇，說道：「大寨主、二寨主，不用您為我的事攪嘴，我現在上聚義廳上防範。」復又說道：「我方子華在聚義廳上巡查到了三更天，無論請那位再換我。」此時勝英在東敞廳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反不費工夫，你還要防範老夫我嗎？」一看惡淫賊身穿一身吉祥白的短靠，背後背著一個小包裏，往後一倒步一擰身上了西敞廳，只見一道白線，綠林道群雄贊道：「好快的身子。」

那位說：「他是神刀將李四爺的徒弟麼。」勝爺看見惡淫賊由西敞廳往北去，勝爺奔南配廳前繞到西敞廳，就隨著賊人追下去了。越過四五道寨子，到了西北角，賊人抹頭往東，此處是後寨，到東北角，抹頭往南那可就是左寨，又到東南角抹頭往西就是前寨，由西南角抹頭往北就到了右寨了。繞了四面，勝爺心中說道：「小冤家好快的身法，怪不得叫燈前無影呢。」